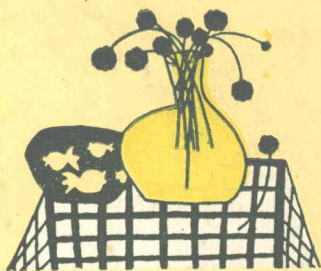


陕西作家散文丛书



李若冰散文選

LI RUOBINGSA N WENXUAN

陕西作家散文丛书

李 若 冰 散 文 選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陕西作家丛书
李若冰散文选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(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5 插页2 字数80千

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00

ISBN 7-5613-0241-X

I·24 定价：1.80元

目 次

冬夜情思

冬夜情思·····	(1)
勘探者的足迹·····	(4)
戈壁滩上的勘探姑娘们···	(23)
在柴达木盆地·····	(31)
沿着阿尔金山驶行·····	(53)
油泉子赞歌·····	(60)
致尕斯库勒湖·····	(86)
在海洋的胸膛上航行·····	(96)

山·湖·草原

山·湖·草原.....	(111)
青藏路上剪影.....	(121)
昆仑飞瀑.....	(133)
察尔汗盐湖的报告.....	(142)

冬夜情思

冬 夜 情 思

冬夜。冬夜深了。

我在桌旁坐了很久，又在房内走动了许久。房内是安静的，可是我的心却是这样怅惘。在这漫长的冬夜里，是什么扰乱着我的心，而使我这样不安呢？窗外，传来了树枝摇晃的声音，一阵冷飕飕的风，拍打着我的房门。我觉得，有什么呼唤着我似的。房内是多么闷热，我推开门走出去了。

我一走出房门，凛冽的风就袭来了。可是，我反而得到了舒畅、愉快。我迎着风，仰望着夜空。呵，冬夜！冬夜的天空湛蓝，深沉，笼罩着

一层淡淡的银色的薄雾。那遥远的天边，挂着无数晶亮的星星，它们在眨眼，在微笑，满含着动人的光芒！

这时候，我又突然发现了什么，清醒了似的，心里感到一阵强烈的颤动。风催促着我的回忆，把我的思绪引向了远方。呵，不正是这样的冬夜，在祖国西北的大戈壁滩上，我们可爱的勘探者，拔着骆驼草，燃起了篝火，在烧烤着干馍馍吃吗？不正是这样的冬夜，在柴达木盆地的大沙漠里，我们可敬的钻探工人们，紧张地接换着钻杆，又开动了钻机，在探寻着地下油海吗？这时候，勘探朋友们在做着什么呢？或者，那些搭在戈壁的篷帐里，仍然闪着光亮，勘探者正在用细巧的笔，勾画着一年的工作成果？或者，他们正在为图幅上的一个点一条线，在争吵，在苦恼？或者，他们已经画完了最后一笔，在快乐、在歌唱吧？或者，他们又在举行帐篷舞会，欢度除夕？而有的伙伴们，相挽着手，还在冬夜里谈笑，漫步？呵，我不也曾经和他们一起，站在嘉峪关的城楼上，眺望过这冬夜的晶亮的星群；我不也曾经和他们一起，漫步在尕斯库勒湖畔，探索过这笼罩着淡淡的银色薄雾的夜空么？

可是，现在，我只有怅惘不安。冷飕飕的

风，仍然扑打着我。然而，我觉得，这风对我不是陌生的，我在呼吸里能够尝出来那种亲切的甜蜜的滋味。这已经很久了，我远离了朋友们。虽然，我并没有放慢自己的步子；可是，每一步都留下了怀念的印记。一年过去了，新的一年又来到了，我却迟迟地没有走回来。

呵，冬夜，冬夜黑暗而深广。可是，我能够清楚地看见被风吹得摇晃的玉兰树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她就生长在我的窗外。我喜欢她，因为她是知春的花树。春天来了，她开的花是那么洁白，香甜。那时候，她将激励着我，使我走上西北的大戈壁滩，走到勘探朋友们的身边。

我在冬夜里走着，走了许久许久。我不再回顾什么，想着什么。只是我的心呵，被怀念咬嚼得疼痛。我觉得，怀念象海。……

1956年除夕，西安

勘探者的足迹

冬初。一个风砂的日子。

黄风卷着砂石，刮着，嚎叫着。整个大自然，变成了黄灰色的世界。我们从戈壁滩上，往祁连山里走，看不见路。滩上也没有路。吉普车乱撞着，几次摔跤了。车窗玻璃上，鞭炮似地响着，被飞石打出了好多小窝子。老方是个老司机，他开过20多年车。他爬过秦岭高山，到过蒙古草原；什么苦没吃过，什么路没走过；这会儿，他也皱起眉，咬紧牙，心里吃着劲。有一次，我们的车，突然腾空起来，差一点从一条滩洼上翻下去。真险！老方也真棒，他握紧方向

盘，机警地趁着车势，猛驶前去。车象在海浪里颠簸了一下，又平稳了。

“老方，差点要坐飞机啦！”我笑着说。

“徐旺他们到底住在哪里哟？”老方苦笑了一下，焦虑地问着。

“你不是知道吗？马弥陀！”

“什么马弥陀，老乡也不知道！”

“反正，不出祁连山。对不？”

我们停下来，歇在滩上。路在哪里？心里觉得惘然。从徐旺队工作的路线看，是不会走出这一带山峡的。向山里看，黄蒙蒙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荒滩上，前不奔庄，后不着村，哪里去寻，哪里去找呢？仪表指出：我们在滩上，已奔驰了70公里。看手表：下午5时。今天要找不到他们，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很想念这个队。不能转回去。天黑了，也要找。想想看，已有十多天，我们没有看见队里的同志们了。

徐旺地质测量联合队，一直沿着祁连山工作。今天，遇到这个风砂的天气，他们在海拔两三千米的山上，冻手冻脚；风砂扑进眼里，又扎又痛，日子多么不好过呵！可是，我知道，他们会不介意的。对于他们，这是很平常的事情。他们不知道遇到过多少这样的风砂天气了。这时

候，测量的人，仍然会背着经纬仪，扛着标杆，从这个山上，蹦到那个山上，连续地测点。或者，有的人的眼睛被砂石打红了；有人从山上摔下来，脚拐起来了。可是，他们也不会泄气，总希望多测出几个地质点来。他们在深谷里，山峡里，仍然跑着，用镢头去挖掘岩石，仔细地观察记载。或者，有的人，手冻裂出血了，有的人，头被石头打伤了，已暴起疙瘩了。可是，他们不会中止工作，总希望能快些做出地质剖面来。在帐篷里做计算的人，看起来，会好一些吧。可是，他们要整天趴在桌上，探索在图纸上，用最精确的计算，最快的速度，用细线条，细小字，一点不能错；就是眼熬烂了，手冻肿了，也不能不把同志们的工作成果勾划出来。还有……不，不要说了。他们不怕苦。他们遇到的自然界的各种困难，多得很。在这里，每个人，都有过一次或许多次惊险的遭遇。徐旺说过：“本来嘛，我们来征服大自然，就不怕大自然给我们捣乱。可是，工作上出毛病，最恼人。完不成任务，最难受！……”看看徐旺，他说着，眼圈都有些红了。

徐旺是一个青年地质专家，原来是北京大学学生。三年前，当他走出学院的时候，想望着能

把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投入生活的实践中，想望着能有所作为，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，心里觉得多激动，多快活呵！他有理想。他勇敢地走着。他在工作中，做出过成绩，也受到了磨炼。一年一年，他越来越充实，越来越坚强。他穿着维族紧身制服，看起来，精悍健壮。他那被寒风吹得黑红的脸，和爱楞着瞧人的眼睛，始终闪着光亮。他说起话来，很快，一件事，憋着一口气说，不说完，不换气。他爬起山来，也很快。看着他挺着胸，提着镢头爬山，迎着暴烈的风砂，一点也不回避的样子，你会觉得，没有困难能阻挡得住他的。不过，人们说，他在山上摔跤也最多了。他在生活的路上，遇到过技术上的困难，爱情上的苦恼。可是，他把它们都打倒了。什么担子最重，他去挑。什么工作最难，他去做。他把全部青春的光和热，投入勘探事业里。在他看来，生命里最好的东西才开始放光哩！

但是，在这几个月里，他却是很苦恼的。秋季来得早，过得快，如今已是10月份了，队上全年任务，还没有完成一半。什么原因呢？测量赶不上地质，室内赶不上室外。测量人员埋怨地质人员说：“他们光顾自己往前跑，不管我们；没有我们，你们能完成任务吗？”地质人员埋怨测

量人员说：“完不成任务，就怪你们；拖人家的后腿，还喊叫啥哩！”室内和室外，也这样埋怨着。徐旺呢？他焦急，他难过。三年来，这是他碰到的最严重的一次苦恼吧？一生里，这也是第一次遇到的困境吧？最不好受的是，他们队工作的落后情况，也被别的队晓得了。这怎么好和人见面？脸上多没有光彩！

上一次，我和地质勘探大队长，拐进祁连山下一条三角形的弯里。当我们走进帐篷时，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徐旺。他羞怯地和我们握手。然后，就一个劲地搓着手掌。年轻轻的，怎么把连鬓胡子倒留起来了，看着，毛茸茸的，极不相称。我听见，人都喊他：“大胡子！”他的嘴唇，肿得很厚，起着一串串火泡。人们说：这是由于心焦的缘故。那个地质小队的王寿庆小队长，是细条个子。他工作起来，干净快当。他长着一对聪明的眼睛。见人说话，总是爱笑。可是，看得出来，这会却笑得很不自然。那个测量小队刘承昌小队长，是矮个子。他爬起山来，冲劲很大。只是一见女同志，就脸红。不过，他是个挺逗人爱的小伙。他在爱情上和事业上一样，都有美妙的向往。他会找着一个好爱人的。现在，他见了我们，脸也红着。还有技术员谢展、

王庆华等一些未来的专家；还有职麟德、小贺这伙强壮的学徒和工人们，见了我们，怎么都显得那样拘谨呢？难道真有什么困难，什么苦恼，把人们弄得沉默起来了？

勘探大队长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。会上研究了很多问题，也有很多争论。但是我听得出来，他们在困难的面前，并没有后退，而且始终在寻找着克服的方法哩。

“地质没问题。”王小队长说。“测量要和地质均衡发展，计算一下，每天测 20 个点，就能完成任务！”

“20 个点！那不行，违反操作规程！”刘小队长涨红了脸。但接着央求说，“再给我们增加一部仪器，一些人，测量一定赶上地质！”

“增加仪器，增加人，就要增加任务！”大队长笑着说，“你们的力量是雄厚的。你们应该群策群力，想办法嘛。地质不能光顾自己。你们是联合作战，就要共同研究解决测量的落后状况。”

徐旺低着头，仍然搓着手掌。我和他谈了几句话。他为完不成任务，很难受。我发现，他的眼圈有些红，说话声音很低，象受了莫大委屈似的。他一会抬起头，苦笑一下，一会看看四周的

人，头又埋了下去。他沉思着。其他的人，也都考虑着。会场静默了。帐篷里，只点着一盏马灯。马灯暗淡的光，照着每个人思索着的面孔。有的人捧着头，有的人托着腮，有的人凝视着跳跃的小灯火。接着，会场又慢慢活跃了。每个人，都拿出了一些办法。徐旺和地质队提出：每日和测量交换学徒，改插大旗子，画地质草图等方法，协助测量工作的进展。刘小队长也兴奋起来了。他准备把如何提高测点记录，放到测量队会上去讨论。同时，大家对加强室内工作，改善计划管理、健全制度、职工生活等等，都进行了细致研究。看看吧，夜已深了，他们还在讨论不休哩！每个人的样子，都有些激昂。每个人的眼睛，都闪着坚毅的光亮。这是一种青春的光亮，一种对困难轻蔑的光亮。那是谁呢？徐旺，还是王庆华，轻轻地哼起一首歌子。接着全帐篷里的人都高唱起来了：“团结就是力量。这力量是铁，这力量是钢！……”

我一想到了这些，就越想看见这个联合队。十多天了。他们工作得怎么样呢？他们在差不多一个月里，能完成全年的一半任务吗？他们怎么对付那些困难呢？我一起那天晚上徐旺说的话：“完不成任务，最难受！……”心里就疼起

他来了。我一想起那些羞怯的眼睛，就想一下子扑在他们的身边，以能给他们说上些宽心的话。

我们向深山里探望着。今天能找到他们吗？

这时候，风砂小多了。夕阳在山巅上，露出了通红的脸庞。高山和滩地，即刻显得清朗起来了。蓦然，我好象第一次发现：祁连山多美呵！被夕阳辉映着的山巅上，春夏秋冬，都有洁白如玉的积雪。雪在阳光下，闪着晶莹的眼睛。这山和雪，多象一个白雪姑娘呢！她生活在严寒里，成长于风砂之中。她坚韧。她倔强。她矫健地挺立在戈壁滩上。我听到过多少赞美祁连山的话语呵！我们地质勘探者，在她的怀抱里工作，觉得温暖极了。我们爱她。爱她在戈壁滩上，始终保持着勇敢健美的姿态。爱她在暴烈的风砂中，仍然挺着丰满的胸膛，没有一点动摇。就是当风砂遮掩了她的身姿时，我们仍然还能看得见她俊俏的面孔，和闪着光亮的眼睛。

这时候，我好象也觉得清醒了，也看得更远了。在那边山坡上，不是涌上来一阵黄色的浪花吗？浪花涌着，一个接一个，越来越多了。我惊喜，立即趴下去，把耳朵贴在滩上听：“铛铛，铛铛！”这是骆驼的铜铃声，多悦耳呵！

“老方，你看，那是什么？”

“嘿嘿！”老方望着，咧开嘴笑了。“准是他们！没错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嘿嘿，见得多啦！”

这还有什么说的，我们就一直向那边山坡驰过去了。

我们前进了有两公里，就看得清楚了。这是一支很大的骆驼队，一串串，接着一串串。看样子，有五六十头。远看，真象穿行在长江里的一群小划子。我们再走进了一些，就看得更清楚了：骆驼身上都驮了些什么呢？嗯，我们认得出来，那是捆起的帆布帐篷，那是红绿辅盖卷，那是资料箱，那是行军床、小桌、小凳、马灯、铁锅、铁勺和装着碗筷的篮子……。咦，那是谁？骑在骆驼背上，一晃一晃的，真舒坦呵！可是，他好象也是“见得多啦”，歪头看见了我们，就从骆驼背上爬下来，和另外两个人，在那边坡上等着我们了。嗨，看清了，那不是测量队刘小队长和技术员周庆云吗？

我心里多激动。总算找到他们了。我很想找一句话，一句安慰的话，等下了车，好和他们打招呼。可是，我发觉自己笨拙，怎么也不能从脑子里抓出一句话来。这时候，老方却煞住了车。